

把春天当节日过,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。

源于某一年的四月,整个月份都在外学习。周六周日心心念念赶赴家里,惦记着房前屋后的香椿和花椒芽有没有被人摘走,院子里的韭菜菠菜长什么样了。还有各类野菜,从早春的苦菜、苦碟,到晚一些的蕺儿菜、荠菜、灰灰菜,都是时令鲜蔬。稍微晚几天,就老得不成模样。春天的野菜哪一样不吃到嘴里都觉得是种荒废。不知不觉间,“过春天”有了某种仪式感和郑重感。犹记得那一晚回到家,天已经黑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动手和面,包韭菜馅饺子。韭菜刚长一拃高,割时就有香气弥散开来。香椿刚冒出芽,也采了几朵,剁了做馅。韭菜馅和香椿馅,并称春天二鲜,吃到嘴里才觉得这是在过春天,心满意足。

我大概与别人不一样,是个喜欢吃树叶的人。这一点,领导和同事们都知道。有一年早春,

老领导去江南,看见鲜嫩的树叶就会念叨我,说若是我一同去了,看见这些树叶不定多高兴!去年春天去宿迁,吃到了炸桑叶。一桌子菜肴,唯有这道菜念念不忘。爱吃野菜很多年,但最近几年越发吃得有感觉。比如今年,一直想去山里剐些野菜,但总难腾出工夫。去小市场专门买了一些。20元一斤,比寻常蔬菜要贵很多。更过分的是,还买了榆钱,五块钱买了一大包。过去这些东西从未被当作商品。一边感慨老乡有生财之道,一边也遗憾自己,为吃野菜花钱,平生还是第一次。

老家的大堤上野菜葱茏,偶尔回家遇到,会感叹不已。但乡邻们都不以为意。我告诉他们这个能吃那个好吃,他们鄙夷说,园子里种的菜尚且吃不过来,谁吃这些猪啃狗嚼的东西。他们说的是事实,我经常看见被遗弃的老黄瓜老倭瓜之类。可在山里

过春天

尹学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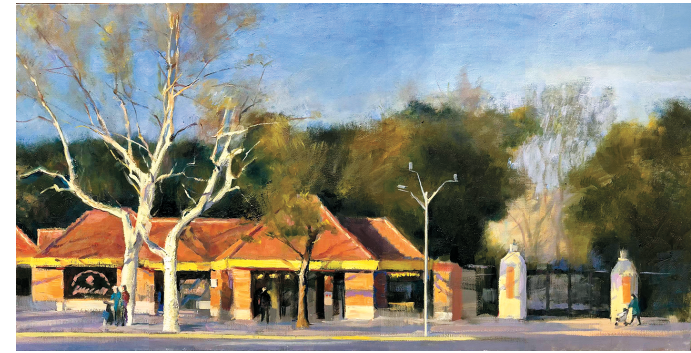
它们统统有了身价,那些民宿或农家院,用来招待远方来客,也是山珍。

挖野菜的记忆,温馨而又隽永。野葱野蒜都长在梨树下,那时节梨花正盛开,山上山下一片香雪海。我开车拉着母亲去山里,知道哪棵梨树下的野葱野蒜长得茂盛。它们去年长在这里,今年也会在相同的地方生长,土里有它们绵延不绝的根脉。那些葱蒜都像发丝那样细,把它们摘干净颇不容易。母亲最爱干这些费工夫的活计,她听着话匣子,一坐就是半天。

春天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最好馈赠。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老一辈管春天叫苦春,是因为青黄不接,家里没有隔夜粮,吃糠咽菜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形容。



虹口公园 (油画) 黄石



那个池塘,是盈川西村口的一个无名小池。也许,就是衢江在这里留下的一个小脚印。

小池四周,林木苍苍,野草丛生。由于天气寒冷的缘故,草木大多还没返青,看去有点萧索冷寂。

从小池旁去村里,要爬一个坡。每次走这条路,都感觉盈川的土名“盈川山背”,是非常生动形象的,因为盈川村就在前方的山背上。而我负责的“芦芦童心花园”农家书屋,就在小山背的“初唐风情街”西街口。

今日,正是去书屋有事,才路过了这小池边。

尽管最近天气特别冷,可毕竟是春天了,所以,一路上我都睁大了眼,就想遇到一道初春美景。

结果,我的目光,捕到了那个小池。而小池,并没有令我失望,因为在她的东北角,有一树梅花从高高的苇草旁探出了嫣红的脑袋。

苇草还是枯黄一片,看上去甚至有点灰头土脸,没精打采的。而从它们肩膀上探出的那个梅花脑袋,却是那么妍丽、明灿、俏媚、生动,在阴阴的天底,那小小的半树梅,分明就是个红彤彤、光艳艳的火把,一下子就把四周的景物照亮了。

发现了那俏立在苇草背后的梅,再看苇草,仿佛就连最枯瘦的芒,也变丰满了。

苇草下的水池呢?梅花的影子落进她怀中,霎时,那池塘一角,就像漂进了一朵红云。红云在水中荡漾,随涟漪层层扩散,整个池塘,仿佛都被染红了。不,奇怪,是被染绿了,因为红梅的倒影,把那

绿池、红梅与白鹭

毛芦芦

一池水,衬托得更清澈了,更晶莹了。

春寒料峭,一阵寒风吹过,落梅纷纷。顿时,水面上泊满了一艘艘小小、小小的梅花船。

这一艘艘指甲盖大小的红船儿,在那个无名小池的水面上滑动、飘摇,这下子,池水更绿,仿佛生满了春草,就像宋代晏几道在《生查子·落梅庭榭香》中写的那样:“落梅庭榭香,芳草池塘绿。春恨最关情,日过阑干曲。几时花里闲,看得花枝足。”

春景虽浅,有这半树红梅足矣。我心满意足地叹息着,正欲离开那个小池,没想到,我的脚步,竟惊起了离我不远处的一只白鹭。本来,我并没有发现它,我的视

线,全被那树上和水中的梅花缠住了。

白鹭一飞,我的“视网膜”,不禁被它撞破了,而且,这“破网”,不由自主地缠到了鹭身上。

我惊喜交加地望着那翩翩起舞的白鹭,一颗心,呼啦一下,就骑到了它背上,因为在这零下的气温中,我万万没有想到,还能与鹭友邂逅,而且,还是那么圣洁优雅的白鹭!

“你不是春天的精灵吗?这么冷,你怎么还守护着这个小池?”我轻轻问它。

白鹭没有回我,它正蹁跹远去。不过,它没有完全离开小池,而是在池塘另一角降落了下来。呀,那不正是池塘的八卦角吗?

一只雪似的鹭,扑闪着翅膀,缩起纤细的长腿,悠悠然空降在那一片梅花倒影、梅花落瓣中,于是,鹭更洁白了,梅更红妍了,池水则更碧绿了。

我们能吃饱吃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,再把春天过出情致,得是有了一把年纪。赏花不算,那只是内容之一。遇到同好者,也是有趣的记忆。那时我在文化局工作,利用午休时间,跟两个同事去水库大坝采柳树叶。春天就是这样让人喜爱,柳树叶能吃,杨树叶也能吃。还有臭椿树叶和栎树叶,都能上餐桌。伙房大师傅是高手,统能把它们变成丰美的食物。只是打理它们费些工夫,要用清水反复浸泡两三天,让它们完全脱涩为止。

盘山在蓟州城西7公里处,古称田盘山、无终山,历史上有七十二座寺庙,大和尚智朴在盘古寺修行。智朴是扬州人,字拙庵,原为洪承畴手下员高级将领,战败后只身潜逃,明清鼎革时年三十五岁。康熙每年去东陵祭祀,路过田盘山都要与智朴和尚酬唱。现盘古寺遗址,尚存康熙赠智朴和尚“诗碑一通”,铭文为:“铃铎鸣山下,田畴雨露恩。经声连静舍,法语闭柴门。隐迹安无意,清思礼世尊。春风来拂面,依旧是乾坤。”

智朴工诗文,善绘画,多才多艺,著述颇多。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四十一年,智朴去江南扫塔,探望了老友朱彝尊、吴玉峰、宋荦、洪昇等人,并于沧浪亭结成诗集画册《沧浪高

唱》。宋荦题诗曰:“清沟辟老烟霞,瓢笠相过道路赊。摧得一瓶豆苗菜,来看三月牡丹花。”“清沟”便是智朴出家的地方,豆苗菜乃是盘山地区的一种出产。归来后,智朴闭门不出,专心评点小说。清代诗人、文学家王士禛戏称其为“净金圣叹”,意为佛家的金圣叹。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评书家,曾评点过小说《水浒传》。有史学家推断,智朴点评的小说也许与《石头记》有关,并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,由很多细枝末节以及智朴所处环境和名号加以佐证。

智朴最大的贡献之一,当属修了《盘山志》。共十卷,补遗四卷。“盘山之松以百万计,而其奇绝者多生于罅中。”当时的蓟州牧张朝琮为之作序,序中称道:“苦心坚思,以面壁功经营创始,九阅寒暑而志乃成。”可见盘山本无志,智朴始作之。也可见两人交谊深厚。方有智朴的一首诗流传至今:“年年春日为春忙,撷取春鲜贮满筐。遥忆官厨无此味,和烟带露寄渔阳。”

蓟州古称渔阳。好一个“遥忆官厨”,打动我的恰是这个“无此味”。“贮满筐”的必是野菜。古人也“过春天”,比现代人多了许多诗情和诗性。只是,过春天的古人我辈只能遥望,这样想,便觉得心下怅怅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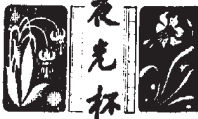
黄果树瀑布谣

高 昌

白发三千尺,
青山梳作波。
落愁如落瀑,
幽壑荡幽歌。

壮怀凌绝顶,
险路曲回多。
一跃惊雷振,
昂然看立波。

云瀑弄银梭,
雪涛鸣玉珂。
听山横浩荡,
叹水竖巍峨。



于是我们都特别喜欢走到田野里去。吃过晚饭,太阳还高高的,和煦的春风慢慢吹来,似乎在说“读书啦读书啦”。而这时,总有同学的声音传来:读书去啦。听到喊声,同学们都会立即拿起书,出校门右转朝田野走去。很快,一条条的田埂上,来来回回地走着一个个如饥似渴的学生。

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我。根据学习计划,我今天语文、明天地理、后天历史地读着、背着。常常,我“读书不觉已春深”,只觉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。我一边读,一边看着油菜花背。在那油菜花的馨香之中,读书的效果甬提有多好。

效果好的原因,除了天地广阔、空气清新、花香宜人之外,更重要的,是有蜜蜂的伴读。

油菜花开了,引来的不仅有书虫,

我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,讲普通人的日子,那些日子就像是矮小的影子,越来越长。

讲故事终究得花气力,一个老人,讲着讲着便喘着粗气,随着话语的渐渐低沉,声音愈发显得微弱,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。他的脸上写满了迷茫,仿佛迷失在无边的荒野之中,不知所措。当老人的声音渐渐低沉,一个成年男人便谨慎地接过了他的话。起初,他的嗓音低沉而谨慎,但随着话语的流淌,声音逐渐高昂。然而,他说话时显得吃力,口齿不清,每一句都仿佛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。

他是老人的孩子,他所讲述的故事,源自老人往日零星所述。老人的话语中,多有省略,未能尽述其详。

回想起那个年代的农村,一代人肩负着繁衍与养育下一代的重任,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说。

我听说一个关于男人诞生的故事。他的母亲在分娩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,他的头部被掐住,无法顺利产出。无奈之下,接生婆只得用剪刀狠心地剪开了他母亲的腹部,他这才重见天日,哇哇大哭。他母亲还未来得及看他一眼,便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,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从此,他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,老人得扮演两个角色。

我奶奶见孩子可怜,曾将他拥抱在怀里,然而,当他嗅到那熟悉的母乳香,却迅速地挣脱了。自幼,他便对贪婪的诱惑筑起心理防线,抗拒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“这已是久远的故事了。”男人轻声说道。然而,他不过三四十岁,这样的年纪,又怎能称之为久远呢?

或许距离并不遥远,然而,在心灵深处,那个时间却显得格外宽广,像是向着无尽的空间延伸。我忽然意识到,人生中的聚散,不要说是没有记忆痕迹的几十年,就算是普通的三四年,也亦如隔世。那种难以表达的痛楚,如细针针刺,又如烈火灼烧,让人在无声的呐喊中,体会着生命的脆弱。

男人小的时候,木讷、呆滞,没什么本事,总是受人欺负。雪天,孩子们用冰做的箭朝着他的脑门上射,他丝毫感觉不到疼。后来,孩子们抛下冰箭,干脆用冰块朝他胸部砸,砸得血肉模糊,也没有听见他的哭声。

那时我的心脏会疼痛得流血。多少年来,我努力去掩盖那段事实真相,不让他冒出来,可又一次一次地掀开。

老人说话的调子,就像是在翻一本旧书,一页一页地翻开。我从小听他讲故事长大,他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,我就退到门槛上,那个门槛像是个边界,我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善良的人,可血溅到了我的脸上。

然后听见一群孩子,啦啦啦围拢过来,男人毫无顾忌地倒在我面前。一块石头变成了斧头。黎明时分,我听见村子里响亮的喊声,夜晚像是被纱布蒙着,特别的黑。

几个月后,像是历经了一场严冬,我见到男人时,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,瘦骨伶仃。

那年冬天,老人家来了一个姑娘。比男人小。自从姑娘来后,男人与姑娘保留着距离,他们彼此间不说话。某天,男人穿着绿色的衣服要离开村子。姑娘严肃地说,我本是个流浪的人,幸亏你们收留了我,我才有了家。现在你要走了,从没有喊我一声妹妹,是不是不喜欢我。

姑娘说这话时,男人已经走到了村口。他忽然停住脚步,回头朝着姑娘喊:喜欢的。他们彼此相视着笑,那是第一次对视目光,只是中间隔着太远的距离。

男人受伤回到村子里时,我已离开村子好多年了,那个姑娘也已不知去向。我时常想起他时,想起那个雪天我就说不出滋味来,我怀念那个日子,甚至贪恋那以往无尽的白,可我却不愿回去,那一天,在我的记忆里,再没有长出过一寸影子。

现在,男人成了一名烈士。老人的眼睛直视着前方,他的耳边回荡着男人的故事。洪水来临,水库即将崩塌,必须打开阀门——男人是退役军人……

还有蜜蜂。蜜蜂飞舞在花间,一会儿飞起,一会儿落下。我念念有词地读着书,蜜蜂“嗡嗡”地采着粉。不,蜜蜂不是在采集着花粉,它也在读着书,读着它的甜蜜之书。蜜蜂在花粉前读一会儿,就会炫耀般飞到我耳边,它“嗡嗡”的飞舞声是在急迫告诉我,它读到它的书了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蜜蜂一只只飞来,它们都在告诉我它们的收获。

半个多月以后,油菜花谢了,它在蜜蜂的诵读中长出了菜籽。蜜蜂飞走了,它带着它的收获酿成了蜜。而我,在日复一日的田野书声中,也顺利考上心仪的大学,来到上海,开创了自己平凡而又奋斗的人生。

十日谈

春日读书

责编:郭 影

大观园里的春光,大观园里的花,开了谢了,还会再开,请看明日本报。

消失的疼痛

徐春林